昭昧詹言

續昭昧詹言卷弟六

副墨子閣解

李義山

李義山　玉谿七律前人謂能嗣響杜公則誠未可輕視愚謂七律除杜公輞川兩正宗外大歷十子劉文房及白傅亦足備宗尚皆不及義山義山別爲一派不可不精擇明辨

先君云七律中以文言敘俗情入妙者劉賓客也次則義山義山資之以藻飾樹謂所嫌於義山者政病其藻飾如太史公作文駸駸乎下移矣義山之得失亦如是

前人論義山者多矣譬之醫之各有見地須善會之如蔡氏

啟謂其用事澀僻語工而意不及范景文謂詩家病[illegible]事太多賀裳謂義山某某篇政如木蘭雖兜牟兩襠馳逐金戈鐵馬間夢魂猶在鉛黛也又曰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兼比興愚謂藻飾太甚則比興隱而不見矣釋石林曰詩人論少陵忠君愛國一飯不忘而目義山為浪子以綺麗搴艷極玉臺金樓之體也以上諸論皆有見亦平允得實許彥周謂學義山可以藥淺易鄙俗之病愚謂不善學義山政恐得此病許蓋譏其編事之富謂為不鄙陋耳不知編事富政是陋處

義山以孤兒崛起自見於世一時鉅公爭相延攬亦可謂奇

士矣然二十五歲始得第二十六歲始得督奔走崎嶇兵亂間卒擠困以死年僅中壽迹其生平足爲流涕然而讀其詩不能使人效其志事以興敬而起哀則皆其華藻掩沒其性情面目也如是而曰能得比興則三百篇屈子杜公獨無比興乎學者可因以知其故而識所從事矣今就七律論之姚選三十二首最爲峻潔則其可宗處固可明白而諸家嘗之者亦可以息矣

漢南書事　宣宗大中四年討黨項連年無功戍饋不已上頗厭用兵政府不言武將貪功　先君曰三句言刀筆爲相不知大體收頌美宣宗深罪將相言帝好生定擾天佑也樹

按收句語意支離

隋師東　太和二年東征李同捷王廷湊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餽運不給滄州彫敝骸骨蔽地託詠煬帝征高麗故言前朝元菟郡樹按凡此皆不免支晦拙滯五六句似亦責政府無人但無根又合攀此義山十六歲時少作也

重有感　前有有感故此曰重皆詠甘露之事錢龍惕箋得之半失之亦半　先君云懼文宗有望夷之禍望諸藩鎮同力救之即杜諸將之意而詩不及杜樹按此解得實向來皆以首句專指王茂元非也至三句指劉從諫是也或乃斥其

以偏兵犯闕望之者亦過論也要之此詩昔人皆從上選然細按之終未洽雖興象彪炳而骨理不清字句用事亦似有皮傅不精切之病如弟四句與次句複又與弟六句複是無章法也試觀杜公有此忙亂沓複錯履否末句從杜公哀京寡婦句脫化來似沉著有望治平之意而早晚七字不免飣餖僻晦明七子大都皆同此病然後知有本領與無本領縣絕如此此蓋義山與明七子不過詩人志在學古人句格以為詩而已非如陶杜韓蘇有本領從肺腑中流出故其措注用意語勢浩然而又出之以文從字順與經騷古文通源其餘詩人不過東牽西補塗飾措柱以成室而已姑舉義山此一

詩發其義例而學問之大凡胥視此矣　首句若非實指一人則起爲無着若實指王茂元一人則又偏枯與全詩章法不侔杜諸將一人則詠一人到底不似此單漏流移不定也潘次耕以此爲指王茂元

寫意　先君云此思鄉之詩思上林望鄉也樹按此詩末句點題章法用筆略似杜三四句法亦似杜但不知此詩作於何地似是在蜀及判官時而以燕雁上林爲鄉支泛無謂五六寫思鄉之景句亦平滯

安定城樓　此太和元年王茂元自廣州爲涇原節度使義山在幕安定關內道涇州今屬平涼府　此詩脈理淸句格

似杜甫末句似幕中時有忌聞之者然用事穢雜與前不相倫

茂陵　先君云此詩全與武宗對簿一二言窮兵略遠三言田獵四言微行五言求仙六言近色末收尤妙又曰藏鋒斂鍔於宏音壯采之中七律無此法門不善學者便入癡肥一派

籌筆驛　先君云此詩人不得其解以爲布置不勻不知武侯之能尙待駁說乎詩只詠蜀之亡天命爲之關張句尤有識力起正賦題第四句是主末只作襯收驛耳又曰倔有餘三字收足樹按義山此等詩語意浩然作用神魄眞不媿杜

公前人推爲一大宗豈虛也哉但存此等三十二首而刪其晦僻支離輕豔流弊者豈不洗濤面目與天下相見海峰多變不免濫登耳　起正賦題三四轉五句承第三句六句承弟四句收離題有味

隋宮　先君云寓議論於敘事無使事之迹無論斷之迹妙極妙極又曰純以虛字作用五六句興在象外活極妙極可謂絕作樹按江都離宮四十餘所只用紫淵取紫微義且選字嫓色也

南朝 姚未選　先君云此專爲陳後主而作吐屬狡而婉敘致錯綜變化前四句中敘四代興亡全不費力卻又賓主跌宕

變化不可方物詠古極則也宋元嘉三十三年立元武湖齊武帝立雞鳴埭宋之荒而爲齊齊之荒而爲梁第三句爲主句言後主蹈東昏覆轍後主時天火焚寺擔六句指其事也又曰五六所謂天人皆以告而君臣俱在醉夢中可歎也又曰此詩略近隋宮樹謂隋宮又遜籌筆驛以用事太濃下筆太輕利開作俗詩派

馬嵬　起句言方士求神不得乃跌起三四就驛舍追想言之即所謂此日也五六及收亦是傷於輕利流便近巧不可不辨

曲江　注云太和九年復濬昆明曲江二池十一月遂有甘

露之變十二月敕罷修曲江亭館此詩前四句追賦元宗貴妃後四句言王涯等被禍憂在王室愚謂收句欲深反晦

九成宮　敘述華妙用事精深五六寫景收即物取象妙極先君云荔橘夏熟故貢於九成宮紫泥天書只爲二物諷刺極刻然不覺故妙又曰聯對之工楊劉所能其平平寫去不恤民依之意自見言之無罪聞之足戒則楊劉無此作用又曰風雲根避暑來樹按此方是義山本色正宗如建章宮殿規制應繩

題道靜院　此即事小詩清切可取不及過武威莊高華壯闊足爲式則也　起二句言王中丞所置院三四言刺史居

此五六寫眞以自家作收

聖女祠　起二句祠三四聖女五六及收輕薄不爲佳

重過聖女祠　起句祠次句聖女三四合寫五六及收以古人襯帖亦未足法又無謂此詩可以不選

井絡　此與太白蜀道難杜公劒川同意皆杜姦雄覬覦先君云前半地形合東西言之後半入事次句乃通首主句五六句卽承明此意以兩代興亾大事證明不能恃險

潭州姚未選　隋改湘州爲潭州取昭潭爲名今長沙府屬按義山於會昌四年至潭州從楊嗣復也此亦是詠懷古蹟以第二句爲主而下俱卽潭之事景言之詩亦平平可不入選

七句人不至或指劉蕡

鄭州獻從叔舍人褒　大約李褒好道起即煙霞與鐘鼎遠以偁之金能雖用道家仍切舍人主譔文牋奏是時褒爲鄭州刺史而曰舍人葢寄䅏也五六用黃紙紫泥與此同皆雙關也收用陶華陽三層樓自言來訪也　此詩亦無勝可選但有秀句而已三官主攷譎豈比刺史邪用事似精切而不免東飡西宿開俗詩塗飾之派

贈鄭協律哲　孫謝指安平公崔戎及令狐也五六是追感即起下收意猶云客散孟嘗門也義山與鄭皆與安平有戚誼

贈鄭讜處士　六句謂鄭收乃自指起句浮滑此不如杜公因許八寄江甯上人

酉贈與之　此詩用意亦輕浮且起二句又與自迴不切時將赴職而曰歸客亦未解想亦預揣他日言之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何力之子孫也收句用郅都言其職事也切使君

寄令狐學士　句法雄傑是時欲解怨於綯不然不全作贊美之詞然吐屬大雅名貴

子初郊墅　此詩佳開放翁東坡　起句子初以下郊墅收佳似白

哭劉蕡　一起沈痛先敘情三四追溯五六頓轉收親切沈著

過故府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　交城太原府屬縣　先君云起二句交城舊莊原委晉水虞叔祠交城舊莊乃茂元先世故業茂元乃鄜坊節度使王栖曜子故以信陵擬之茂元授忠武管許陳蔡三州又授河陽管懷孟衛三州故曰六州接郊畿三字太湊三四壯偉五六細緻

九日　此感舊作也流美圓轉之作義山貪用事多不忍割如此苜蓿何所指也又不避楚諱皆不可之大者義山十七歲受知於楚在天平幕

少年　但刺其奢淫首起結佳

富平少侯　不及前詩此義山十四歲時少作

杜工部蜀中離席　先君云此擬杜體也然深厚曲折處不

及聲調似之　離席起蜀中結　松州令松潘衞

二月二日　此即事即景詩也五六闊大收妙出場起句敘

下三句景後半情此詩似杜公此時從令狐崔戎杜華州時

年二十一歲

續昭昧詹言卷弟七

副墨子闓

蘇黃

蘇子瞻　東坡只用長慶體格不必高而自以眞骨面目與天下相見隨意吐屬自然高妙奇氣峍兀情景湧現如在目前此豈樂天平敘淺易可及輞川之聲色華妙東川之章法往復義山之藻飾琢鍊山谷之有意兀傲皆一舉而空之絕無依傍故是古今奇才無兩自別爲一種筆墨脫盡蹊徑之外彼世之凡才陋士腹儉情鄙率以其澹易卑熟淺近之語侈然自命爲吾學蘇也而蘇遂流毒天下矣政與太白同

一爲人受過然其才大學富用事拚湊亦開俗人流易滑輕之病

題寶雞縣斯飛閣　此思歸作也起述作詩本意中四寫閣下所望之景奇警如見收曲折又應起處不得歸意

宿九仙山　起二句敘題本事三四就本事點化自然高妙後半所謂大家作詩自吐胸臆兀傲奇橫不屑屑切帖裁製工巧如西崑纖麗之體也

病中游祖塔院　先寫游時景與情事風味別勝不比凡境三四寫院中景五六還題病中兼切二祖收將院僧自已縮合亦自然本地風光不是從外插入

孤山柏堂　只如題敘去而與象老氣自然如秦漢法物非近觀時翫公之本色在此

竹閣　用本色敘題三句一例而用事尤入妙如此豈他人所及五六還竹仍切白結句超妙入仙游祖壇院安心竹閣海山白鶴用事切而點化入妙李義山所不能　古人用事用字未有無端攛入以誇博及隨手塡湊以足吾句字爲食料者也白鶴言不重來即茫然意至蕭郎及渭上尤人所不能及必如此方可謂之淡博令人非不用事只是取題之合類者編之不能如此切也世人皆學東坡拉雜用事塡刻可以信手塡湊成篇而不解其運用點化妙切之至於斯也

開運鹽河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僧清順　起敘題而其景如畫三四水陸寺五六宿時情景收宿字及寄清順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並下三首　只着意鄉情詞意眞切而造語倜儻奇警令人吟詠不盡　用圓澤事尤妙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　此詩無奇開凡庸滑調

和子由澠池懷舊　此詩人所共賞然余不甚喜以其流易

壺中九華　一起奇氣後半平易近人

有美堂暴雨　奇氣

次韵穆父尚書侍祠郊丘　只五六佳三四宋調吾不取

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　此亦宋調吾不取

儋耳　三四奇警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遺子由　此亦宋調雖有警句吾不取

贈虔州術士謝晉臣　此首妙有奇氣章法亦往復

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關彥長徐安中適至　前半奇氣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前四句往復有味

次韵述古過周長官夜飲　太快無頓挫

祭常山回小獵　瑰瑋五六境象佳

張子野買妾述古令作詩　無味

朝雲詩　無罣人處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奇氣一片

壽星院寒碧軒　奇氣一片

黃山谷　山谷之學杜絕去形摹盡洗面目全在作用意匠經營善學得體古今一人而已論山谷者惟䕫陽惜抱二姚先生之言最精當後人無以易也

欲知黃詩須先知杜真能知杜則知黃矣杜七律所以橫絕諸家只是沈著頓挫恣肆變化陽開陰合不可方物山谷之學專在此等處所謂作用義山之學在句法氣格空同專在形貌三人之中以山谷爲最此定論矣

題樊侯廟　此即詠懷古蹟詩中句句有題廟之人在所以爲得眞用　起二句先寫廟兀傲三四點題跌入五六事外遠致即歲時村翁意收仍寫景餘音不窮校入議論墮理趣窠臼者超絕入妙　詠古最忌入議論墮學究腐套若但援用本題故實裁對工巧爲編事之詩尤爲下劣大家只自吐胸臆或以題爲賓借作指點則必有時事及己所處以相感發又章法變化出以奇詞傑句此雖言詠古而凡作詩發付題目皆然矣若題緒多者則又以曲細交代還題爲工卽此是詩律也

徐孺子祠堂　與前題同起二句分點三四寫景五六所謂

借感自己收切祠堂高超入妙即五六句中意令人尙笑古人冷淡則我安得不爲人笑但有志者不顧也末句所謂興也言外之妙不可執著姚先生云自吐胸臆兀傲縱橫豈以儷事爲尙哉

紅蕉洞獨宿　此悼亡詩以弟二句爲主三四情景交融切宿字所謂奇詞傑句者後半只敘情而已

池口風雨留三日　起句順點次句夾寫夾敘三四以物爲興兼比五六以人爲興收出場入妙此詩別有風味一洗腥腴

登快閣　起四句且敘且寫一往浩然五六句對意流行收

尤豪放姚先生云能移太白歌行於律詩愚謂小謝冬日晚節事隙等篇山谷所全本可悟爲詩之理

夏日夢伯兄寄江南　一起四句亦是一氣而出五六句意生新特避熟法收補出題外叟湊親切　此等詩只是眞淸新古健不膩不弱不熟不俗不與時人近讀之久自然超出尋常滑俗蹊徑

贈淸隱持正禪師　意味字句淸超不食煙火山谷本色

題息軒　三四皆從次句竹字興出五六切息字卽起收意前四句軒後四句息

郭明府作西齋於穎尾請予賦詩　起原題三四作齋五六

還題收入自己然余嫌其習氣空套

題安福李令朝華亭　先寫亭中四句亭上所見三四又切朝字以爲令結

送彭南陽　起四句一氣湧出五六切令尹姚先生云結淺直不佳　大約類敘情事細細帖題出之以對偶使人不覺寓單行於排偶而又極自然無彊梗齟齬所以爲佳此是一派

答龍門潘秀才見寄　起兀傲一氣湧出三四頓挫五六略衍收出場然余嫌多成空套山谷最有此病不足爲法如出門一笑大江橫亦然

寄黃幾復　亦是一起浩然一氣湧出五六一頓結句與前一樣筆法山谷兀傲縱橫一氣湧現然專學之恐流入空滑須慎之

道中寄景珍兼簡庾元鎮　前六句寄景珍七八簡庾　此詩句句頓挫不使一直筆順接三四言久不相見以單行爲對偶令人不覺五六兜回可謂奇勢不測結句意不甚醒

次韵春寄子由　平敘起次句接得不測不覺其爲對筆勢宏放三四即從次句生出竪橫闊五六始入題敘情收別有情事親切非如前諸結句之空套也　此詩足供揣摩取法

和高仲本喜相見　次句點題卻以首句跌襯起唐人多此

法三四入高事實接法兀傲後半平衍而已

和師厚郊居示里中諸君　六句皆郊居事情景結句乃所示之意

次韵答柳通叟求田問舍之詩　首二句先爲解釋識趣高人一等以下又極言其得意樂趣收足求田問舍不得已之心

次韵寅菴　通首皆寫寅菴自得之趣而措語淸高不雜一豪塵俗氣讀山谷詩皆當以此求之世間一切廚饌腥蟻意義語句皆絕去所以謂之高雅脫去凡俗在此

雲濤石　起句言此石點題次句分兩半上四字右下三字

言雲濤三四一句濤一句雲五句石六句又雲濤七八以雲濤言如在舟中值此時景全是以實形虛小題大做極遠大之勢可謂奇想高妙小家但以刻畫爲工安能夢見此境按姚選作雲谿石

次韵宋楙宗僦居甘泉坊雪後書懷　起四句敘宋族氏行歷仕不得志故云云五六僦居收切雪又帖書懷

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　起敘事往復頓挫後半雖衍而有遠趣

元明題哥羅驛竹枝詞　起二句突兀奡密三四別樣五六生辣六句作三種筆勢結句衍意竭無妙

題落星寺　此摹杜公絃明府水樓音節氣味逼肖而別出一段風趣大約杜公無不包有山谷讀杜則可不必讀山谷然不讀山谷則不悟學杜門徑政可微會渼思　此詩只以首二句爲主以下皆寫渼屋之景而中有賦詩之翁在以上姚遜盡此劉遜可不鉡

續昭昧詹言卷第八

副墨子閒解

附論諸家詩話

昔之論詩者備矣然其言亦互有得失今略采其言之尤雅而可爲要約者若干條於左閒亦附按語以訂正之謝茂秦曰古人論詩舉其大要未嘗喋喋以洩眞機恐人小其道也然則余此所纂陋矣

鍾記室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

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詠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詠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從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

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

皎然云詩人皆以徵古為用事不必盡然也今且於六義之中略論比興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即象中之意凡禽魚艸木人物名數萬象之中義類同者盡入比興關雎即其義也如陶公以孤雲比貧士鮑照以直比朱絲以清比玉壺時人呼比為用事呼用事為比如陸機齊謳行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此規諫之意是用事非比也如康樂公還舊園作偶與張邴合久欲歸東山此敘志之意是比非用事也詳味可知愚謂比但有物象耳興則有義

義者因物感觸言在此而意寄於彼知此則言外皆有餘味
而不盡於句中如將軍舊廨三司貴言盡而意亦盡於此矣
無餘味劉賓客皆有味與在象外也
詩不假修飾任其醜樸但風韻正天真全即名上等子曰不
然無鹽闕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有德乎又曰不苦
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
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
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
氣足而不失於怒張力勁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意度盤礴由
深於作用勿以虛誕為高古以緩漫為沖淡以詭怪為新奇但

見性情不覩文字蓋詣道極也

司空表聖云思無近癡癖謂陳后山時犯此病即曹洞禪所譏十成死句也

韋縠云李杜元白大海混茫風流挺特愚謂今當改曰李杜韓蘇而去元白

歐陽公云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樸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嘗謂予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

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

自西崑集出詩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病如子儀一作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於佳句也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

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蘇東坡云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大雅緜九章專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此最為文之高致若杜子美哀江頭古詩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蓦澗如履平地得詩人遺法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記事寸步不遺猶或失之矣

詩人才不逮意愚謂今人並無意又無才又無學

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其美常在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淵明子厚之詩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若中邊俱枯亦何足取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莫不知其甘苦能分別中邊者百無一也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邨暗黃花入麥稀棊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非目驗不知其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蘇子由曰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辭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偁首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

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得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

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翺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卒而非其處身之

非可以言命與孟郊異矣

蔡天啟云荊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楷模也他日公作詩得靑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予嘗謂學詩解此當與渠同參

歐陽文忠詩始矯西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易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

失於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餘地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五言七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為工妙唐人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或曰此本為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為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為超絕

詩之用事不可牽彊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詞為一莫見安排鬭湊之迹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劒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輓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劒字此理甚易知也按三尺本漢書高帝紀亦自可用但此論不可不知

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鼃事如水底笙簧鼃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至已遣亂鼃成兩部更邀

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爲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宵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字詩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云詩書曾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多儁其精當爲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浹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穎州和季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鬚蓋記此也

古今人用事有趁筆快意而誤者雖名輩有所不免蘇子瞻石建方欣洗牏廁姜龐不解歎蟛蜞據漢書牏廁本作廁牏蓋中衣也二字義不應顛倒用魯直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

姚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子葢貪於得韻亦不暇省耳

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合出奇無竆始不可以形迹拘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閒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閒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

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為己語緈

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此韋蘇州集中最爲警策而荆公詩乃有緑陰生晝寂幽艸弄秋妍之句大抵荆公閱唐詩多於去取之間用意尤精觀百家詩選可見也如蘇子瞻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用直是取舊句縱橫役使莫彼我辨耳

荆公詩用意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緑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惟公用之不覺句窘卑凡如周顒宅在阿蘭若婁約身隨窣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意嘗有人面𠊓公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之句

以爲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然庚自是數益以十千數之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之體矣

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體大也愚謂夢得此句亦麤不足法

韓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嘗以問蘇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攷之亦或然也杜子美病柏病橘枯椶枯枏四詩皆興當時事病柏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椶

比民之幾困則其篇中自言矣枯栟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霄
漢志當爲房玄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澀如
棠梨末以比荔枝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以
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爲然不但語之工也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偁靈運爲初日芙蓉沈約
偁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
爲而精采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
此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虛寫便利動無流穢然其精圓快
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
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

倫語云詩人之詞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愚謂風騷亦何嘗定如此

劉貢父云詩以意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翻成鄙野可笑

唐韓吏部詩高卓至律詩雖偁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偁述未可謂然也

唐子西云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此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敌將詩律鬬深嚴予亦云詩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

作詩自有穩當字弟患之不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而去皎然度其必復來乃書中字握掌內僧果復來云欲更為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蘇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

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裁言饑則蛟食其肉矣

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詞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需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愚謂此語空分別

張正民云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鎪爲下西崑非不工而弄斧操斤太甚長吉非不奇而牛鬼蛇神太甚

精麤不可不擇也不擇則龍蛇黿蚓相雜矣

斯文盛於漢魏衰於齊梁樹按杜公云縱使王楊操翰墨劣

於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杜公意屈宋當攀但不可沿其流弊至爲齊梁耳始終薄齊梁言王楊尚不至此又論杜公無美不備有鏡其一二便可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由表臣之言則李及韓蘇實皆未能及也

呂居仁云詩貴警策但晉宋人專致力於此又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

爲詩常患意不屬即不若且休

謝無逸謂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亦有雕琢語到極至處

學古人詩須知其有短處如子美有近質處東坡有汗漫處山谷有太尖巧處

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卻又打猛諢出也

詠物詩不得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自然已到如義山雨詩摵摵度瓜園依依傍水軒東坡云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然如魯直猩毛筆用事切當又必此詩也

潘邠老言七言詩第五字要響五字詩第三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邨翻字失字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所謂響者致力處余卻以爲字字當響

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功夫自進歐公作文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山谷長年多定前作

葉石林云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

周竹坡云作詩正欲寫所見不必過於奇險因舉杜公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當身見之乃知其妙

有明上人作詩甚艱非捷法於東坡坡作兩頌與之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覺無相涉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余謂此二法皆須活參如曾南豐中前一病而謝鮑以此得之白傅東坡得後一

說之妙而俗人以此失之不得執著此語
朱子曰杜公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一滚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須看西晉以前皆佳
劉琨詩高東晉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才健其詩乃遜之變體太白專學之
淵明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
蘇子由愛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卻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卻有力放翁論劉長卿詩云千峰共夕陽佳句也近時僧瀨可用之云亂山爭落

日雖工而終不逮本句

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甚麼氣魄如早渡蒲關多少飄逸氣概便有帝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古風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

太白五十篇古風是學陳子昂感遇詩其間多有全用他句

處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横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

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

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爲好否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恐泥東坡寫詩到此

句云不足爲法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

怪意思亦自有渾成氣象

閉門覔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已平時出行覺有詩

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成眞是閉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所謂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下筆得句便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

今人事事所以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波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

關如何見得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做百首也得

舉世奔命去做詩無一人做成緣是不識之故愚謂所以如此緣是不遜志好學之故偏才小慧器淺氣浮稍有微能驕滿自足既不淡非古人又不虛受今人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心中本無真知何能識真遂見偏見顛倒見糅亂無白舉世擾擾闇晝無明可哀也哉

姜白石曰詩有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氣象欲其渾厚體面欲
其宏大血脈欲其貫穿而忌露韻度欲其飄逸而忌輕
雕刻傷氣若過拙而無委曲又不是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
理要警切說事要簡要說景要活見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要布置開合
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意有餘而約以用之乍敘事而閒以議
論方寫景而夾映情

篇終出入意表或反終篇之意愚按卽所謂出場也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迹

語貴含蓄坡公云言有盡而意無窮天下之至言也意中有景景外有意

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

波瀾壯闊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陣方以爲正又復是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愚謂此惟長篇宜之

意格欲高聲調欲響始於意格成於句字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

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自然天到曰自然高妙愚謂意與想二句混似意在事中忽出事外爲意高妙想在意中忽出想外爲想高妙如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是意想俱高妙也

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愚觀近代人詩文集除一二眞作家外多是傖俗淺陋或亂雜無章或用事下字不穩不確或取境命意不切不倫既無句法又無章法其間有爲衆所推與偶美者大抵亦是意詞淺近習熟雷同爲凡人意中所能有凡人筆下所能到所謂雖有五德君猶瀹

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譬如雅鳥犬豕戶巷皆是無有義意才筆氣格出塵境象出人意表令人眼明何由刮目與作人一般但在衆人耳目前作一無大破綻之人而已弟不爲大憝悖惡耳豈可便許之爲聖賢英傑非常之士哉故愚平日閱人文字率少可多否友人或以是病余要之亦是友人不能眞識得好不好之故推之文字楷法義理政事皆然

凡閱人文字一部全集中如有一二篇眞合作則其餘必皆可觀否則縱有可取而非眞合作則其餘必無取此如容光觀瀾見驥一毛即知全體亦緣眞僞無二理一眞則皆眞一僞則皆僞人心如印板不容有異印也余年七十始分明

見得如此義理德行政事皆然　詩文無頓挫只是說白話
無復行文之妙頓挫者橫斷不即下欲說又不直說所謂鱗
馬彎弓惜不發若一直滚去如駿馬下坡無控縱之妙成何
文法如杜公聞收河南北第二句第三句四句皆頓挫也至
六句始出題如水漈洄停蓄忽又流下此惟太史公文及杜
詩最得此法　今專以興與景聲響氣象偉麗不驚人不休
爲詩而後義意及用事專講文法以頓挫沈鬱爲主非苦思
不能避滑易輕浮
嚴滄浪曰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
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

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

詩之法有五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其用工有三曰章法曰句法曰字眼而其極致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矣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

曰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古人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　須是本色須是當行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　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　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　下字貴響造語貴圓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癢語貴脫灑不可拖泥帶水　最忌骨董最忌趁帖　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須參活句勿參死句　詞氣可頡頏不可乖戾　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媿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

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己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則古人矣

盛唐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　唐人與本朝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　大歷之詩高者尚未識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尙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艸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猶在諸公之下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建安之作全是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然皆制勝之師也　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

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也　觀太白詩者要識眞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率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李杜數公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艸間耳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使人讀之不歡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嚴夫子哀時命宜孰讀此外亦不必也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　讀騷之久方識眞味須歌之抑揚涕淚滿襟然後爲識離騷否則如戛釜撞甕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

皮日休九諷不足為騷　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照無可護國靈一清江無本齊已貫休也　集句惟荆公最長胡笳十八拍渾然天成絕無痕迹如蔡文姬肺腑中流出愚按滄浪論詩亦有精當可取惟不脫言詮知解不得詩之體用本原耳

羅景綸云詩莫尙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是不曾檃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

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
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
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
也艸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
燕語而喜已之攜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
鴻雁影來聯塞上鶺鴒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惠洪冷齋夜話云東坡嘗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
句如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門隙又
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藹藹遠人邨依依墟里煙犬
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

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知悟而俗人亦謂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夜半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又曰淡秋簾幕千絲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如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對甚的而字不露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月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

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

僧孚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其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

嚴首昇曰七言下三字須出上四字意外二句中勿將下句作上句注古詩亦然

元次山苦直易詳盡無餘可責又往往題佳於詩使覩者失望於詩又有詩複於敘之病人皆喜其敘予正嫌其多一敘也敘與詩並互見不並重見詳略異同自有法

近體收煞笠老古體煞句宜活涪翁云如雜劇然要打諢出場然亦兒戲不得要令人快不宜令人作笑柄

偷襲是詩家首禁王摩詰佳處强半襲舊故摩詰詩不可再襲

遇物抒懷或慈或俠或憤或適是有萬物皆備反身而誠之實愚按此亦惟杜公有然秦中雜詩二十首可見

古人事詞在經史中如嘉樹怪石在山海中移入詩文便如在園亭中李杜園亭大他人小采花石者須於山海勿於園亭

遯齋云凡詩之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能以隨意造語爲

主

范德機云實字多則健虛字多則弱愚謂此亦不然如杜送鄭廣文東閣官梅李義山隋宮曲折頓挫全以虛爲用先子評義山茂陵詩曰藏鋒斂鍔於宏音壯采之中七律無此法門不善學者便入癡肥一派此言用實字之佳處然樹以義山此詩仍賴數虛字撥掉不全用實字也惟楊升菴詩則全是癡肥余不甚喜之

李西涯云詩貴不經人道按此語須善會循是而爲之恐入於怪俗奇險入小家派語不驚人死不休意亦同人但造語奇崛耳

質而不俚所以可貴夔詩正以多俚耳然其佳者不可掩朱子不喜夔詩山谷專宗夔詩昔人聚訟不決吾以爲皆是也眞用功則自見之勿主一廢一

皇甫子循云或謂詩不應苦思苦思則喪其天眞此語不然語欲妥帖字必推敲一字之瑕直害其句一句之纇幷害其篇

謝茂秦曰詩有三等語堂上語堂下語階下語上官臨下官動有昂然氣象開口自別下官復上官所言殊有條理不免局促之象若訟者罪囚說得極詳猶恐不能勝人愚按堂上語者大家麤服亂頭皆有自得之象堂下語者名家工妙句

也階下語則如今俗人之詩牆陰屋角老夫老嫗騃童愚婦剌剌不休之言然學堂上語又易成客氣假象必如杜公所云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斯爲眞也

立意易措詞難

詩宜擇韻宜忌麤俗字忠孝字不宜輕用愚謂亦在善用之耳

詩有三法事情景嚴羽譬之劊子手殺人直取心肝作詩知要緊下手處便了局得快也指此三者直取之也

作詩本乎情景情景有異同摹寫有難易詩有二要莫切於斯觀則同於外感則異於內當力使內外如一出入此心而

無間也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爲詩以數言而統萬形元氣渾成悉謂景有深淺摹寫有工拙措語有雅俗

詩乃摹寫情景之具情融乎內而深且長景耀乎外而眞且實或則情多或則景多皆有偏而不融之病卽造化不完范希日善詩者就景中寫意不善詩者去意中尋景惟杜公情景匀稱江盈科論杜變詩象境傳神使人讀之山川奇嶇挺特宛然在眼

凡字異而意同者不可概用宜分乎彼此此先聲律而後義意如禽不如鳥翮不如飛蔡不如龜涼不如寒勿專於義意而忽於聲律

正言直述易於窮盡而難於感發人意託物寓情形容摹寫反覆詠歎以俟人之自得所以貴比興也

又貴實而虛之預說他時如杜十二月一日是也當衰偏說盛在此偏說彼如秋興是也在今說往日渼陂是也指古人說令人因令人弔古人因物以及人因送人及彼主人因假說眞如題畫諸詩是也凡皆以避正說實說無味易盡也

得句不在遲速以工為主造句遲則愈見其工詩不厭改貴乎精也作詩勿自滿有未工者若識者詆訶則易之作詩要割愛有相妨者離之雙美合之兩傷宜割愛置之再加沈思日得警句空同極苦思詩成一二句不工即棄之愚謂句工

不專造運如朱子論秦少游可見但戒率意滑易耳又按陸士衡曰苟背義而傷道雖甚愛而必捐吾鄉隱士賁菜翁告戴褐夫曰爲文之道割愛而已皆可與茂秦言相發

凡作近體詩誦要好聽要好觀要好講要好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此詩家四關一關不過卽非作家愚謂尤在講之精洽有法律運用

詩有造化美玉微瑕未爲全寶是造化未完也

悲歡皆由乎興非興則造語不工歡喜詩興中得者宜短章悲感詩興中得者要佳千言反覆愈長愈健熟讀李杜全集方知無處無時而非興也

律詩中兩聯貴乎一濃一淡若中兩聯前濃後淡則可若前後濃中淡則不可有八句皆濃者唐四傑有之八句皆淡者韋孟有之愚謂五言八句可以皆淡七言則不可

平仄四聲有輕重抑揚之分凡七言八句起承轉合亦具四聲歌則抑之揚之靡不盡妙如杜兵戈不見老萊衣此如平聲揚之我已無家二句如上聲抑之黃牛二句如去聲揚之此別二句如入聲抑之也夫平仄以成句抑揚以合調揚多抑少則調勻抑多揚少則調促如杜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上句閣急二入聲抑揚相稱歌之則爲中和調矣王少伯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上句玉不及

色四入聲抑之太過下句一入聲歌則疾徐有節矣劉禹錫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上句四去聲揚之又揚歌則太硬

一句一意摘一句亦成詩一篇一意摘一句不成詩也

同則太熟不同則太生二者似易實難使其堅不可脫則能近而不熟遠而不生

戴叔倫旅館誰相問寒鐙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懷與衰鬢明日又逢春觀此體輕氣浮如葉子金非錠子金凡五言律兩聯若綱目四條詞不必詳意不必貫此皆上句生下句之意八句意相聯連中

無罅隙何以含蓄領聯雖曲盡旅況然兩句一意合則味長離則味短晚唐人多此句法因勉叟六句云燈火石頭驛風煙揚子津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莽樸南浮越功名西向秦明朝對淸鏡衰病又逢春

古人詩譬行長安大道不由狹邪小徑以正爲邈則通於四海略無阻滯若李杜則飄逸沈鬱之不同行皆大步本朝有學子美太白者則不免蹈襲亦有避其故迹者雖由大道而跬步之間或中或旁或緩或急此所以異乎李杜而轉折多矣夫大道乃盛唐諸公之所共由者予但由乎中正自能成家

自然妙者爲上精工者次之此著力不著力之分學之者不必專一而逼眞也專於陶者失之淺易專於謝者失之餖飣鍊句須渾然一字不工乃造物之不完如許渾獨愁秦樹老孤夢楚山遙此上一字欠工宜易羈愁秦樹老歸夢楚山遙無可山春南去雁楚夜北歸鴻此亦上一字欠工宜易江春南去雁關夜北歸鴻周樸巷有千家月人無萬里心此中二字未工易巷冷幾家月人孤萬里心按茂秦所改皆宜商搥金爲葉氣體輕不如錠子金劉隨州五言長城與少陵比則輕重不侔

詩人養氣蘊乎內箸乎外初盛諸家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

拔如孤峰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琴朱弦老健如朔漠橫雕清逸如九臯鳴鶴明淨如秦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芳潤如露蕙春蘭奇采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學者能集衆長合而爲一則爲全味矣愚謂此不易言也惟子美能之耳有三說論品藻可以合參今姑錄於後

王歸安云方回言學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淡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詩不窘於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此守而勿失

、蔡絛云有人答書生詩云百首爲一首卷終如卷初識其

不能變態也愚謂今人刻集汗牛兼輛其偶佳者病皆若此不佳者勿論矣

胡苕谿云人得一節皆自名所長至杜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剩馥沾匃後人多矣故元微之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秦少游云蘇李長於高妙曹劉長於豪逸陶阮長於沖淡謝鮑長於峻潔徐庾長於藻麗杜公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峻潔之資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外所不及焉

王元美云七言律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

見字法者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與境諧神與天會愚謂此惟杜公及山谷有之而不可輕擬黃鶴樓鸚鵡洲亦是如此

勿和韻勿拈險韻勿用傍韻勿偏枯勿非理勿拔僻勿用六朝强造語勿用大歷以後事

大歷高岑王李之徒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谿夢裏山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溼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已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强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

一涯僂是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耕始衰者得盛而沿之弊在趨下

律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非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

李西涯楊鐵巖都作樂府何嘗是來

李東川七律最響亮整肅

許身稷契衙官屈宋又不足言矣

王小美云談詩者謂七言律不可一句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然作詩精神到處隨分自佳縱使犯此不覺痕

迹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姊不厭重複

少陵多變態有淡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險句有拙累句大美刻意杜陵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愚謂此語令人彡不悟余七律亦犯此病當極思變以進

詩不惟體顧取諸性情何如耳若不惟性情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不經人道語非他日陳言乎萬古常新只有一眞耳

陸仲昭云事多而寡用之意多而約出之

杜公善於摹寫工於體物愚謂必力思此二事

詩之病在過求過求則眞隱而僞行矣愚按過求二字不可

解大約言勿太著意於一偏反使眞意眞相斷滅故舉爲木
使爲意使爲詞使爲氣使諸病而又舉李嘉祐野棠自發空
流水江燕初飛不見人以爲上猶帶琢下句則眞相自然矣
可以此會之　或爲才使或爲氣使或爲詞使或爲典故使
或爲意使人有外藉以爲使者則眞相隱矣故詩不可偏過
有所倚則客氣乘而與意奪矣若所謂過也
顧亭林曰詩言志詩之本也太史陳之以觀民風詩之用也
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
焉此詩之情也建安以逮齊梁詞人之賦麗以淫失詩之旨
矣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

不容人人皆道今取古人之陳言而一一摹倣之可乎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之則失其所以爲我

毛稺黃曰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故拈險俗生澀之韻可無作也昏昏長夜解此豁然

錢郎贈送之作當時引以爲重應酬詩前人亦不盡廢也然必所贈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復以巳之性情流露於中自然可詠可歌非幕下張君房輩所能代作

先存於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言豈其言之難工也錢起湘靈鼓瑟王維奉和聖製雨中春望外傑作寥寥略可觀矣

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讀少陵詩如見其憂國傷時其世不見容愛才若渴者昌黎之詩也其嘻笑怒罵風流儒雅者東坡之詩也即下而賈島李洞輩拈其一章一句無不有賈島李洞者存儻詞可餽貧工同鑿悅而性情面目隱而不見何以使尚友古人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乎

宋漫叟云東坡善用事旣顯易讀又切當

古人詩不厭改所以有日煆月鍊之語

馮鈍吟云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杜公得其縱橫

昔人謂正人不宜作豔詩此說甚正賀裳駁之非也如淵明

閒情賦可以不作後世循之直是輕薄淫褻最誤子弟如王
次回朱竹垞名教罪人豈可託之周公東山之詠耶李空同
效義山作無題想見其胷中無識
王九谿云詩發乎性情則精神自暢三百篇所以動人者此
也否則不樂而彊笑終不解頤不哀而彊悲終不下涕矣
文章必以理勝詩賦乃文之有韻者耳亦文也如六經義理
之淵微諸史成敗之炯戒苟窮其言則議論縱横滚滚不竭
儻胷無根柢而徒取塗於五七言中縱極工緻風骨不凝尋
味甚短不過潘陸牢籠中物耳於陶杜韓蘇諸大家之風弗
之悟解矣

立言必關世教或自寫其襟懷或酬答往來或感物而賦皆不詭乎正道方不悖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教故小物亦可寄情游戲亦可遣興但其歸宿必有勸戒之意言方有得

用事全貴能化大家用事全不見餖飣之迹大抵質用不如借用明用不如暗用正用不如翻用整用不如折用順直不如側逆腐者新板者活生者熟熟者生直者揉之散者鍊之以我用事不爲事所用

詩貴愼言古人歌詠時事立意忠厚出言微婉誦之令人得之言外所謂無罪而足戒也後世輕薄子怨望譏刺幾於詈駡往往賈禍吾輩值此盛世偶有規諷要不可有一毫出位

之意此士大夫立命之一節

詩有通首寫景而實句句言情者杜公東屯月夜寫飄泊景況妙在先安抱病漂萍老五字爲起句以後句句寫景實句句寫情矣愚謂此意須解不止此一首足法也

雙聲疊韻亦有一定之法如出以雙聲必以疊韻對否則各自對亦可杜公多此等句

詩有用事習熟者宜戒如吹笛用落梅折柳子夜歌用蓮子梧桐用鳳凰須用翻新爲妙耳

駱賓王詠螢即用螢事鍾伯敬譏之似刻然如杜公詠螢兩作何等淡遠灑落愚謂凡詠物者以此爲鑒

贈送酬答之詩有主人者宜及其主人

凡詩寫事境宜近寫意境宜遠近則親切不泛遠則想味不盡作文作畫亦然

敘後有詩賦後有詩定須別出一意補文中所未及作史論墓碑銘亦然

題目繁雜者必辨其主腦如散錢之有串愚謂此非淡於文事者不解

題事繁雜不必纖悉備記但就其事而衡量之或舉重大以該輕小或即輕小以見重大總要得其竅會愚按九谿諸論惟淡於文理者知之迴非嚴羽王阮亭朱竹垞輩所夢見嚴

羽所論禪悟如猜謎見鬼所論源流體裁政九谿所論取塗於五七字中也必如朱子之論及九谿所言乃青天白日腳踏實地不倍於聖人言詩之本

沈確士云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比興互陳反覆唱歎而中藏之懽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儻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

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静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直得讀書趣味

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隱借韻語以傳之若胸無感觸漫

爾抒詞亦復何味

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者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法不以意運之則死法矣

詩不學古謂之野體然泥古而不能通變猶學書者但講臨摹分寸不失而己之神不存也

人有不平於心必以清比己以濁比人而谷風三章轉以涇自比以渭比新昏何其怨而不怒邪杜子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亦然

騷體有少歌有倡有亂歌詞未申發其意爲倡獨倡無和總

篇終爲亂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反覆詠歎之也漢人五言興而音節亾至唐人律體興弟用意於對偶平仄間而意言同盡矣其非餘情動人何有哉

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於回溯屈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齊梁以來多以對偶行之而又限以八句豈復有詠歌嗟歎之意耶

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離則失其源太肖秪襲其貌也韋孟諷諫在鄒之作肅肅穆穆未離雅正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蕩準以變雅似離而合張華二陸潘岳輩懨懨欲息矣淵明停雲時運等篇清腴

簡遠別成一格愚謂淵明四言意淡於詞脈理精蘊尋繹愈永

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為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是樂府體

五言長篇難於鋪敘鋪敘中有峰巒起伏則長而不漫短篇難於收斂收斂中能含蓄無窮則短而不促又長篇必倫次整齊起結完備方為合格短篇超然而起悠然而止不必另綴起結苟反其位兩者俱傎

龐言繁偁道所不貴蘇李詩言情款款感悟俱存無急言竭

論而意自長神自遠使聽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也是爲五言之祖

蘇李之別諒無會期矣而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何怊悵而纏綿也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詞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游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國風之遺

漢魏詩只是一氣盤旋晉以下始有佳句可摘此詩運升降之別古今流傳名句如思君如流水池塘生春艸澄江淨如

綠紅藥當階翻月映清淮流芙蓉露下落空梁落燕泥情景俱佳足資吟詠然不如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忠厚悱惻得遲遲我行之意

五言長篇固須節次分明一氣連屬然有意本連屬而轉似不相連屬者敘事未了忽然頓斷插入旁議忽然聯續轉接無象莫測端倪此運左史法於韻語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來且讓少陵獨步

陶詩質厚古淡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孟東野詩亦從風騷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氣不無斲削耳以郊島竝稱殊兩未敢也元遺山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揚韓抑孟毋乃太過　韓孟聯句可偶一爲之連篇纍牘有傷詩品

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黃河落天走東海之勢以下隨手波折隨步換形蒼蒼莽莽中自有灰綫蛇蹤蛛絲馬迹使人眇其奇變仍服其警嚴至收結處紆徐而來者防其平衍須作斗健語以止之一往峭折者防其氣促不妨作悠揚搖曳語以送之不可以一格論

白樂天詩能道盡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諷諭一卷使

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風人之遺意也惟張文昌王仲初樂府專以口齒利便勝人雖非貴品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乃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然名貴

李太白之明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極盛杜子美獨闢畦徑寓縱横排奡於整密中故應包涵一切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見之有餘思焉

起手貴突兀王右丞風勁角弓鳴杜工部莽莽萬重山帶甲

滿天地岑嘉州送客飛鳥外等篇直疑高山墜石不知其來令人驚絕

中聯以虛實對流水對爲上卽徵實一聯亦宜各換意境略無變換古人所輕卽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何嘗不是佳句然王元美以其寫景一例少之至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宋人已譏之矣

三四語多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必有不得不散之勢乃佳苟難於屬對率爾放筆是借散勢以文其陋也又有通體俱散者李太白夜泊牛渚孟浩然晚泊潯陽釋皎然尋陸鴻漸等章興到成詩人力無與匪垂典則偶存標格而已外是八

句平對五六散行前半扇對之式皆極詩中變態
三四貴匀稱承上斗峭而來宜緩脈赴之五六必聳然挺拔
別開一境上既和平至此必須振起也崔司勳贈張都督詩
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和平矣下接云風霜臣節苦歲月
主恩深杜工部送人從軍詩今君渡沙磧纍月斷人煙和平
矣下接云好武甯論命封侯不計年泊岳陽城下詩岸風翻
夕浪舟雪灑寒燈和平矣下接云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
如此拓開方振得起溫飛卿商山早行詩雞聲茅店月人迹
板橋霜下接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周處士樸賦董嶺水
於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下接云過衙山色遠近水月光

低便覺直踏下去

中二聯不宜純乎寫景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景象雖工詎爲楷模至宋陸放翁八句皆寫景矣

收束或放開一步或宕出遠神或本位收住張燕公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就夜飲收住也王右丞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從解帶彈琴宕出遠神也杜工部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就畫鷹說到眞鷹放開一步也就上文體勢行之

唐元宗劒閣橫雲峻一篇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篇神完氣足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此律詩正體而太白五月天山

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一氣直下不就羈縛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分頂上二語而一氣赴之尤爲龍跳虎臥之筆此皆天然入妙未易追摹

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到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奇不見字法者也

溫李擅長固在屬對精工然或工而無意譬之翦采爲花全無生韻弗尙也

晚唐人詩鷺鷥飛破夕陽煙水面風回聚落花芰荷翻雨潑

鴛鴦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盡句中矣又張蠙洞庭湖詩青艸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煙綠楊一語分明柳巷小景賦洞庭湖宜爾邪破字撲字聚字濺字非新在此不登大雅之堂正在此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合相生不露補敘轉折過接之迹使語徘而忘其爲徘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鴻麗一變故方後此無能爲役元白滔滔百韻俱能工穩但流易有餘鎔裁未足每爲淺率家奴效顰溫李以下又無論已

七言長律少陵開出然淸明等篇已不能佳何況學餘步乎

絕句唐樂府也篇止四語而倚聲爲歌能使聽者低徊不

倦旗亭伎女猶能賞之非以揚音抗節有出於天籟者乎著

意求之殊非宗旨

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淡並入化機

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境也他

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娘張祜宮調等篇雖

非專家亦稱絕調

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爲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

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

王龍標絕句淡清幽怨意言微茫昨夜風開露井桃一章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已之失寵悠然可思此非嚮於所指外也玉顏不及寒鴉色兩言亦復優柔婉約

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為壓卷王鳳洲推王昌齡蒲萄美酒為壓卷　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無有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益之回樂峰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煙籠寒水鄭谷之楊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

蘇子瞻胷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仙游戲窮極變化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元遺山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御是誰嫌其有破壞唐體之意然正不必以唐人律之蘇門諸君子淸才林立並入籠中猶之邾莒已蘇詩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工於比喻拙於莊語

劍南集原本老杜殊有獨造境地但古體近蘇今體近滑遂於杜之沈雄騰踔耳明代楊君謙 本朝楊芝田專錄其數老學庵之言恐非放翁知己

朱子五言不必斬絕凌厲而意趣風骨自見知爲德人之音

虞楊范揭四家詩品相敵又以漢廷老吏伯生自評其詩爲最他如吳淵穎之兀奡迺易之之流利薩天錫之穠鮮耀豔故應並驅一軍趙王孫暨金華諸子聲價雖高未宜並駕

元季都尙詞華劉伯溫獨標骨幹時能規橅杜韓高季迪出入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家特才調過人步趨未化故變元風則有餘追大雅則不足也要之明初詞人以二公爲冠袁景文凱次之楊孟載基次之張志道以甯次之徐幼文賁張來儀羽又次之高楊張徐之名特並舉於北郭十子中初非通論

永樂以還崇臺閣體諸大老倡之衆人應之相習成風靡然

不覺李賓之東陽力輓積瀾李夢陽何大復繼之詩道復歸於正李獻吉雄渾悲壯鼓盪飛揚何仲默秀朗俊逸回翔馳驟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駸駸乎三代之盛矣錢牧齋信口掎摭謂其摹擬剽賊同於嬰兒學語至謂讀書種子從此斷絕此爲門戶起見後人勿矮人看場可也拔兩人學少陵實有過於非肖處錄其所長措其所短庶足服北地信陽之心王元美天分旣高學殖亦富自珊瑚木難及牛溲馬勃無不有樂府古體卓爾成家七言近體亦規大方而煆煉未純且多酬應牽率之態李于鱗擬古詩臨摹已甚尺寸不離固是招詆譏之口而七言近體高華矜貴脫去凡庸正使金

沙並見自足名家過於迴護與過於掊擊皆偏私之見耳

謝茂秦古體局於規格絕少生氣五言律句烹字鍊氣逸調高集中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閒人吹五更笛月照萬家霜絕漢乘天盡交河蕩口寒夜火分千樹春星落萬家高岑遇之行當把臂七言送謝武選一章隨題轉折無迹有神與高岑耶送沈左司詩並推神來之作

寫竹者必有成竹在胷謂意在筆先然後著墨也慘淡經營詩道所貴儻意格閒架茫然無措臨文敷衍支支節節而成之豈所語於得心應手之技乎

古人不廢煉字法然以意勝而不以字勝故能平字見奇常

字見險陳字見新樸字見色近人揪以鬪勝者難字而已

小小送別而動欲沾襟聊作旅人而便云萬里登陟培塿比擬華嵩偶遇庸人頌言頁哲以致本居泉石夏懷遯世之思業處歡娛忽作窮途之哭準之立言皆爲失體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本乎志以成詩惡有數者之患

嚴儀卿有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說謂神明妙悟不專學問非教人廢學也誤用其說者固有原伯魯之譏而當今談藝家又專主漁獵若家有類書便成作者究其流極厥弊維均吾恐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樂府中不宜雜古詩體恐散樸也作古詩正須得樂府意古

詩中不宜雜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與寫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寫楷書宜入篆八分法同意

太沖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已有懷抱借古人事以抒寫之斯爲千秋絕唱後人黏著一事明白斷案此史論非詩格也至胡曾絕句百篇尤爲墮入惡道

懷古必切時地老杜公安縣懷古中云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篇而能該貫史筆也劉滄咸陽鄴都長洲諸詠設色寫景可互相統易是以酬應爲懷古矣許渾稍可觀然落句往往入套

詠古詩未經闡發者宜援據本傳見微顯闡幽之意若前人

以經論定不須人云亦云王摩詰西施詠李東川謁夷齊廟或別寓興意或淡淡寫景以避雷同剿說此別行一路法也

游山詩永嘉山水主靈秀謝康樂備之蜀中山水主險隘杜工部備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儀曹備之略一轉移失卻山川眞面

詠物小小體也而老杜詠房兵曹胡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眞堪託死生德性之調眞俱爲傳出鄭都官詠鷓鴣則云雨昏青艸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此又以神韻勝也彼胷無寄託筆無遠情如謝宗可瞿佑之流直猜謎語耳

唐以前未見題畫詩開此體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黏畫上

發論如題畫馬畫鷹必說到眞馬眞鷹復從眞馬眞鷹開出議論後人可以爲式　又如題畫山水有地名可披者必寫出登臨凭弔之意題畫人物有事實可指者必發出知人論世之意杜老杜法推廣之才是作手

一首有一首章法一題數首又合數首爲章法有起有結有倫序有照應若闕一不得增一不得乃見體裁陳思贈白馬王謝家兄弟酬答子美游何將軍園之類是也又有隨所興觸一章一意分觀措雜總述橥槖子昂感遇太白古風子美秦州雜詩之類是也後人一題至十數章甚或二三十章然意旨詞采彼此互犯雖構多篇索其旨歸一章可盡不如割

變之爲愈已余常不喜海岸春曰雜感七律十一首

詩中韻脚猶大廈之有柱石也此處不牢傾折立見故有看去極平而斷難更移者安穩故也安穩者牢之謂也杜詩懸巖置屋牢可悟韻脚之法

律詩起句可不用韻故宋以來有入別韻者然必於通韻中借入如冬韻詩起句入東支韻詩起句入微是也若庚青韻詩起句入眞文蒸删先韻詩起句入覃鹽咸亂雜不可爲訓

寫景寫情不宜相礙前說晴後說雨則相礙矣亦不可犯複前說沅澧後說衡湘則犯複矣卽字面亦須避忌字同義異者或偶見之若字義俱同必從更易

杜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改則弊病去長吟則神味出

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韻即同韻亦在一韻中不必句句次韻也自元白劉始而皮陸倡和又加甚焉以韻爲主而以意相從中有欲言不能通達矣近代專以此見長名曰和韻實則趁韻宜血脈橫亙句聯意斷也有志之士當不囿於俗